



榕江摆贝苗族鼓藏节

◎通讯员 韦贵金 吴艳 摄影报道

12月24日,榕江县兴华乡摆贝苗寨人山人海、热闹非凡,邻里八乡及省内外游客共同见证这场古朴的鼓藏节祭祖仪式。

摆贝村位于都柳江河畔,321国道旁,是月亮山最古老的苗寨之一,历史悠久,具有古朴、浓郁的民族特色和丰厚的民族文化积淀,2012年入选第一批“中国传统村落”名录。

当天在活动现场,全村苗族同胞及亲朋好友身着百鸟衣盛装,在7个鼓藏头的带领下分7批次举起象征富贵的苗族蜡染特色的幡布,吹芦笙跳芦笙舞,牵引20余头水牯牛入祭祀场,欢

度鼓藏节。

苗族鼓藏节是苗族每十三年举行一次的祭祖盛典,2006年苗族鼓藏节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

在榕江县境内的月亮山区苗族鼓藏节是最盛大、最古朴、最神秘的。据介绍,此次摆贝苗族鼓藏节距上次举办已有37年。这次活动一切遵从传统仪式进行,历时8天,从中可以窥见苗族生产、生活、习俗等历史风貌。活动的开展不仅增强了人们对传统节日文化的认知认同,满足了苗族同胞精神文化需求,还推动了乡村旅游发展。

清晨,车子走完秀塘街头,我们一行便像掉进了莽莽的原始森林,像掉进了一个大得无边的绿色染缸。伴随着我们的,是一岭岭清白的晨雾和密密匝匝的阔叶林,那白茫茫的雾,被那树叶染成了浅浅的绿。半山腰以上,风景全被浓雾笼罩了,只有低处的山谷,浓雾难得入侵,给我们留下养眼的盛宴。那里被春天打扮得五颜六色,极目所致,一丛丛映山红,挤挤挨挨在密密的阔叶林间,如待嫁少女,欲出还羞,那姿态,让人陶醉。

沿途,看不到几户人家。车子在雾霭里缓缓爬行两个小时后,在湿漉漉的雾里,隐隐约约露出六七栋房子来,好友“疯子”说,那几栋房子的地方就是今天我们的目的地——甲六。

在淡淡的雾里,我们隐约看到六七栋黑白瓦的房子,也看清楚了那刚泛青的小草欲遮盖那弯弯曲曲的小路。新硬化的水泥路从那翠绿的山梁间,像一条白蛇绕山下去,到村口被一条小溪突然挡住了去路,在那里戛然而止,再从村口折身转去。

山对面,几只画眉和阳雀,从摇晃的树尖上迅疾飞出,定神看时,却没了踪影。

甲六,是“疯子”的老家,他自诩是一个存钱就要发疯的人。

“疯子”的玉叔接到他电话后,老早在路口等着我们了,远远地,见了车,便挥手示意并指挥我们车应该停在什么地方。

这是一个四面环山,山底有个小盆地,用一口大铁锅以喻,还觉得四周不够陡峭,说是一个滤酒的漏斗,更为准确,甲六就处在漏斗的底部,散落着几栋极具现代气息的小洋房,同时也保留着三四栋吊脚楼、盖着黑瓦的木房子。

几十丘零乱的水田呈半弧形,包围在房屋前面,整洁的入户步道硬化到了各自的家门口。这里,虽深处大山,却看不到牛羊成群,放牛娃的疯野,房前屋后也看不到鸡鸭闲庭踱步。在村头,三五中年男子在整理育秧棚,旁边已整好的育秧棚,一个九十多岁老者正在灶孔里添柴,给棚子加温。

一下车,便闻到清润的山风,深吸一口,可嗅出大山里那芳香的味道。风从田那边吹来,带来了春泥味,同时还飘来了大山里诱人的花香。这些味道,是我熟悉的故乡味道。十四岁以前,我每日穿梭于大山之间,对这种味道,最熟悉不过,当然也熟悉那流淌在山谷里那小溪的水性。其实,小溪的性格最让山里人回味,但说易涨易退山溪水,这时节,是溪水最温柔的时候。而同行的朋友们,多为城里人,或是已远离山村很久的山里人,他们在这时候,涌进这绿绿的甲六,走在大山深处,行在清水溪边,切肤地享受着青山绿水带来的乐趣。突然间,他们忘记了平日的匆忙,忘记了前面的深邃,此时,只看到他们兴奋和忘乎所以,从嘴里吹出那尖锐的口哨声,心灵深处的呐喊声,漂过那几十丘零乱的水田,跌进小溪,落在对面的树林里,扑棱棱惊飞几只野画眉和阳雀来,还搅乱了那木屋二楼上的长发女子,转过身来,灿灿的笑脸是那么的可亲,她的出现,让那口哨哥的嘴久久不能合拢。长发女子前面瓦檐下黄灿灿的陈年苞谷棒、胖嘟嘟的红苕、红红的辣椒串,以及春风拂过的笑脸,它们是天然形成的画作,似乎,缺少哪一个,都会逊色。

这是我第一次到秀塘,当然也是第一次到甲六,这个只有六七栋房子的村庄,勾出了我在外漂泊三十多年的游子烙在心底里最原始的味道。引路的“玉叔”手指水流潺潺的小溪对我们说,甲六,就是因了这一溪水,村里老人个个长寿,小娃人人聪明。就这一个只有六七户人的村子,光当兵的有四个,大学毕业在外工作的十一人,还有在读大学的。二十多年来,没有一人因贫而辍学,出去读书的就没有人回来了。在外经商的也不少。80年代,这里住着四十七户人家,到今天就只有六户了。

甲六是汉族居民,“玉叔”说他的先祖二百年前从湖南桃源县迁徙过来。他们是甲六真正的缔造者和主人,数百年来,守着祖业,日出而作,日落而归,过着宁静自在的山乡生活。

今天,我们沐浴在甲六的春天里,沿着高低不平的山道,一边信步而游,一边听“玉叔”细数甲六发展巨变的动人故事。

甲六的对面,是层层叠叠的青山,看上去像极了一座座宝塔,苍翠的山林,微凉的山风就是从对面那绿树林内吹下来的,润润的,潮潮的,暖暖地抚过甲六的每一个角落。山林与小溪,便是这春日风中最美的景致。水中小鱼,无拘无束、自由自在游着,毫不需防备我们这行外来的陌生人。当然,它们绝对是由着自己的习性来的。

在育秧棚前添柴的老人,除偶尔伸出那枯槁的右手接过我递给他的烟外,从不正眼瞧我们一眼,也不说出一句话。他的心中,只装着棚里那旺旺的火。那旺旺的火苗,照应在那布满沟壑的脸上,我们却看不透老人皱纹里隐藏了近百年的秘密。只有那微冒着水蒸汽的育秧棚,才是他的全部,才是他的整个世界。

小溪对面的山脚下,那红衣姑娘,低挽裤脚,露出一冬、白嘟嘟的藕腿,似是等待我们这几个站在田坎边上的闲人。在这样的春天里,我仿佛窥见了甲六柔软的美丽。

春天里的甲六,田野野草还不及绿,农耕地已在田边等候多时。

在甲六的寨边游走,我很容易就想到了魏晋陶渊明笔下的《桃花源记》里的有关内容来“……缘溪行,忘路之远近。忽逢桃花林,夹岸数百步,中无杂树,芳草鲜美,落英缤纷,渔人甚异之。复前行,欲穷其林。林尽水源,便得一山,山有小口,仿佛若有光。便舍船,从口入。初极狭,才通人。复行数十步,豁然开朗。土地平旷,屋舍俨然,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。阡陌交通,鸡犬相闻。其中往来种作,男女衣着,悉如外人。黄发垂髫,并怡然自乐……”

就这样,在这里,呼吸着清新空气,嗅闻着草木芳香,感受着风雨来去,目睹着云聚云散,看着那道美丽的彩虹生成、折射、淡去、消失……

这就是甲六,我第一次与之相处的甲六。

晨雾里的甲六

◎龙登煌



侗族歌师王朝鹏

◎通讯员 龙登焱

认识歌师王朝鹏,纯属偶然,那是在一次私人宴会上。当时他给我的印象是思维敏捷,而且好像在哪里见过。后来才知道,他是我们天柱县石洞镇屯集村高佑人氏,是当地知名歌师王胜坤的次子。

现经多次采访,对他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。王朝鹏,生于1965年,初中毕业后辍学在家务农,1996年进入黔东南州职业技术学院学习电工技术。受家庭熏陶,从小爱唱侗歌,并得到父亲指点,后对侗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随着他对侗歌的执着研究,对歌水平有了很大提高,能够见子打子,灵活应对,因此村里办喜事,都会邀请他去陪客唱歌,给酒席增添色彩。

近年来,侗歌被国家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,各地纷纷开展一系列的侗歌比赛活动,王朝鹏更是活跃,在周边县市多次参加比赛并获奖无数,2016年获天柱县民族宗教事务局

颁发的“优秀民间歌师”称号,2017年获黔东南州人力资源保障局颁发的“民间艺人歌师”证。

每次家乡举办侗歌活动,王朝鹏除了参加比赛,还积极为组委会办事,负责宣传、演讲等工作,可见他对侗歌事业的热爱。不仅出力,有时他还出钱,比如说,在天柱县首届“五月端阳龙舟节”活动中,他捐赠了500元,在2018年天柱县民间歌谣协会举办的民歌大赛中,他捐赠了400元。一位农民,收入本就不高,而他却能如此慷慨,充分证明了他对家乡民歌事业的关心与支持。

王朝鹏向我展示了他多年来的创作成果,至今,他已创作民歌上千首,加上收集前人的歌,数量要有一本书那么厚。内容上,有古典也有现代,古典的如“三颗茅芦”的故事、“洛阳桥”的故事、“后羿嫦娥”的故事;现代的有婚丧嫁

娶,生儿育女,立屋乔迁,甚至还有讲打工的,讲当下抗疫的,可谓涵盖生活的方方面面、杳杳角角。王朝鹏不仅仅是嘴巴能唱,还有一定的文学基础,他把自己每次与别人对唱的侗歌分别用侗、汉双语作了整理记录,侗语没有文字,他就用汉字注音。

作为歌师,王朝鹏并没有狭隘的保守思想,而是乐于授徒传艺,因为在他看来,侗歌文化只有一代代的传承,才能后继有人。目前他主要的徒弟,有本族的王忠及高酿镇硝洞村的龙秀才,师徒已在周边邻县多次参加侗歌比赛并获奖,还与龙秀才一起到过江苏盐城表演,受到当地的好评。

现在,王朝鹏正在积极申请成为“侗族山歌”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,虽然事情不是一帆风顺,但好马不愁遇伯乐,希望他能最终获得成功!